

采访“普利策”

□何涛 陆彦

北京时间5月20日,《东方早报》文化专题部两名记者登上飞机,开始了全程独家采访普利策颁奖典礼的美国之行。

经过16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我们来到美国西海岸最重要的城市——洛杉矶。一下飞机,我们立刻奔赴一举夺得5项普利策大奖的《洛杉矶时报》进行采访,与世界著名大报的同行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5月24日的颁奖典礼在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举行,风度翩翩的哥大校长李·伯苓格主持了颁奖典礼。整个典礼现场既朴素又隆重,各位获奖记者和作家身着正式的礼服,有的携带家人,陆续进入礼堂。在伯苓格校长宣布各个奖项得主、获奖者上台领取证书时,台下掌声不断,典礼气氛达到高潮。伯苓格校长不断插入风趣的评论,惹来笑声一片。

在典礼现场,我们分别采访了“调查报道奖”得主、俄亥俄州托莱多市百年老报《刀锋》的三位记者,“公共服务奖”得主、《纽约时报》的两位记者,“特写摄影奖”得主、《洛杉矶时报》记者卡罗琳·科尔,“突发新闻摄影奖”得主、《达拉斯晨报》的两位记者,“国际报道奖”得主、《华盛顿邮

报》的记者,“小说奖”得主、作家爱德华·琼斯,“戏剧奖”得主、作家道格·赖特。我们不仅就普利策奖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详尽的采访,还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军虐俘事件、美国报界丑闻等敏感话题进行了提问。总体而言,各位获奖者都能积极配合采访,基本上都回答了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

这次除了美国国内媒体,日本放送协会(NHK)也专程派出记者前来采访,而中国只有《东方早报》独家专程采访。颁奖典礼结束后,我们在第一时间发回了所有报道。其后两天,我们还深入到纽约街头,对当地重大文化新闻作了及时报道。

在全程采访普利策的过程中,有一些非常深的感触。

美国新闻业应运而生时,不过是由殖民地的邮政官员和固执己见的出版商经营的宣传性小册子。至少过了一个世纪,美国新闻业才转变成一个据称是基本上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信息工具。而当今美国媒体全部由大集团控股,赢利成了成功的唯一标准,这使得美国民众对媒体越来越不信任。据美国新闻编辑协会近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今天就美国宪法进

行投票表决的话,1/4以上的接受调查者将不支持对新闻界的任何保护,这反映了美国民众对媒体哗众取宠、偏袒、失实的反感。果然,当我们向美国同行尖锐地提问如何看待美国报界层出不穷的剽窃丑闻时,大多数获奖者顾左右而言他,敷衍了事,根本不愿作深入评论,或者干脆为自己的报纸大说好话。

号称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美国新闻界决不是新闻自由的净土。当年,“新闻60分”制作人伯格曼从英美烟草公司的一位首席科学家那里得到一则重要线索:该公司为了赢得暴利,向顾客隐瞒了大量不利于产品销售的信息。伯格曼在取得上层的同意后,准备将此事曝光。就在新闻即将公开播出的前夕,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突然决定将节目撤下,因为他们害怕惹来上千万美元的诉讼。伯格曼努力未果,愤而辞职,那位倒霉的高级科学家也遭到开除。后来,伯格曼的事迹被好莱坞拍成轰动一时的电影《局内人》,大赚了一笔票房。如今的伯格曼担任《纽约时报》特约记者,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新闻学教授,今年他因联合报道美国部分企业生产环境糟糕造成工人死伤而获普利策“公共服务奖”。当记者问伯格曼教授,如何看待美军虐俘事件时,他断然拒绝回答。当年愤世嫉俗的新闻人如今充满警惕,不愿意再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让我们感到一阵来自心底的悲哀。■

在我国主要新闻网站的编辑中,缺乏新闻经验的编辑已超过80%。即便是有相关经验的从业人员增加了,我们也需要改变从业人员传统的新闻传播思维定势,使素质提高到适应全球性传播的水平。

从业人员要充分研究传播对象的特点。在国际性传播中,受众对象比较单一,在全球性传播中,受众对象比较广泛。但目前的传播,又出现“窄播”的特点。因此我们要从不同的传播目的出发,来具体研究传播对象的特点,进而提高网络传播的实效。

从业人员要讲究网络传播的艺术。我国的网络媒体大多停留在照搬传统媒体或有关部门的新闻或文件的水平上,根本不符合网络媒体的特点。而且这类信息只

是简单地翻版成外文版本,根本没有考虑到和其他国家的文化差异,这不可能被其他国家的人所接受。对于一些信息产品,我们要善于包装,不断开发其中的文化含量,而且要淡化宣传、强化新闻传播,以产生“大音无声,大象无形”的效果。

从业人员要重视网络技术的应用。网络传播的优势,本质是技术优势。我们要不断增强网络媒体的技术魅力,以吸引更多的用户,而且要尽量开发出国产的网络传播核心技术。技术看上去和意识形态没有直接的关系,但网络文化的产生的确是寄生于高新技术的。重技术轻内容不客观,重内容轻技术同样不客观。■

(作者单位:上海东方电视台)